

“港独”与“台独”合流的 动向、原因及影响

□ 郑英琴

摘要:“港独”作为一种极端思潮与政治破坏运动已然存在,其并不具备基本的现实可能性,但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和“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带来了严峻挑战。“台独”问题由来已久,随着民进党上台,“台独”势力有所膨胀。近年来“港独”与“台独”出现合流趋势,在价值观上试图联合构建反国家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在抗争方式上互仿以破坏当地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人员动员上均将青年视为分裂运动的主力军。“两独”合流的种种行径对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以及增进两地民众福祉的危害不可低估。造成“两独”合流的主要原因包括:两地相似的发展困境导致社会心理的变化、两地青年相似的激进思想倾向、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以及两地的殖民遗毒未消除等。须采取有力手段从根本上遏制“港独”“台独”以及“两独”合流。

关键词:“港独”;“台独”;“两独”合流;激进势力

DOI:10.16650/j.cnki.xdtwyj.2018.04.002

“港独”是一种谋求“香港独立”的社会思潮,其作为一种极端思潮与政治破坏运动已然存在。2017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港独”问题,并指出“‘港独’是没有出路的”。^①目前来看,“港独”并不具备基本的现实可能性,但“港独”从一种思潮和议题走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港独”势力通过政治动员、街头运动、组党参政等方式,甚至诉诸街头暴力,试图从根本

上动摇“一国两制”的宪制基础,这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带来了严峻挑战。

“港独”的一个明显特点和趋势是与“台独”势力勾连互动。“台独”问题由来已久,随着民进党上台,“台独”势力有所膨胀。近年港台两地的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出现加紧勾结的趋势。“台独”与“港独”的合流,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对两地的社会治理都造成了严重的

作者简介: 郑英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17年创新应用型研究课题《“港独”与“台独”合流的动向及我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港独”与“台独”的发展态势、二者合流的动向及影响进行观察与研判,以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遏制“港独”势力以及“两独”合流。

一、“港独”与“台独”的发展态势分析

(一)“港独”的发展动向

近年来,香港社会政治化、政治两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激进“本土”思潮和“港独”在这一背景下冒起,既有历史因素,也有新的原因所致,特别是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香港与内地互动的深入所带来的矛盾。“港独”从一种极端思潮演变到政治破坏现象,是近几年的事;^②“港独”不再仅仅是活跃于香港青年和反对派中间的极端思潮,同时也成为现实冲击“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政治势力和分裂活动。^③就目前来看,“港独”只是一种工具,并不具备基本的现实可能性。不过,近年来各种名义的“港独”组织仍陆续出现,“港独”势力在“不断分裂中继续激进”,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一是以“本土”为名做包装,以“香港学”等本土研究为路径,重兴港人的本土意识以排斥国家认同。2017年以来,“港独”活动有所退潮,但本土意识却进一步崛起,香港学界悄然兴起“地方志”、“香港学”等研究风潮,包括对市井街道的重命名等。香港对“本土”的关注热忱再次兴起,背后反映的是港人本土意识的重兴。本土意识虽不完全等同于“港独”思潮,但带有“主体意识”的本土论述往往容易被“港独”势力所利用,或者成为“港独”思想的外包装。

二是与民粹主义结合,重兴街头抗争,对政府发难并试图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同情。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后果之一,民粹主义在香港的影响表现为:香港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与自主性明显提升,但

活动形式却更为激进和非理性。香港青年在追求对权威的反抗、追求民主正义方面显现出非理性及焦躁的情绪。“港独”组织利用社会上这种民粹情绪的蔓延,试图将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捆绑,进行社会动员,诉诸社会抗争和街头运动,把香港社会对民生的不满矛头对准中央。

三是加强与外部势力勾连,特别是争取美国、英国等外部势力的支持,并试图与“台独”“藏独”等分裂势力勾结,构建“反共”“反中”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煽动民间的反国家情绪。“港独”分子曾多次赴美、英等国以及台湾地区拜会所谓的“友港”人士,宣扬“港独”,寻求海外支援。美、英等国利用民间往来,特别是通过某些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方面给予“港独”势力不少支持。特别是美国,透过非政府组织等不同渠道,渗透香港各行各业,以提供活动资金、顾问帮助、研究经费等方式,操控反对派政党、政客、大学师生,^④支持“港独”组织的相关活动。对激进分子和分裂分子而言,以“港独”为名募集海内外资金已被发展成一种赚钱的工具。

四是利用社交网络平台进行“港独”理念宣传、社会动员、寻求外部支援等活动。激进反对派不仅通过互联网宣扬“港独”言论,还培养了一批“网军”,在网络上专门攻击支持爱国爱港的人。这种网络暴力越来越激进,导致大多数人不敢或不愿发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⑤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已然成为“港独”分子动员社会、勾结外力的活动舞台。

“港独”势力的活动花样繁多,但总的来看,“港独”内部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组织性不强,在资金方面也遇到难题。特别是全国人大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司法裁决非法“占中”分子、以及林郑特首上任之后,“港独”势力被大幅度弱化。未来

激进派和“港独”分子很可能被边缘化,不过,“港独”势力尚未被根除,其恶性影响仍在发酵。

(二) “台独”的发展态势简析

“台独”问题由来已久。最开始的时候,“台独”被视为实现所谓台湾民主的手段,“民主独立”是“台独”的主要方式。这是“台独”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有学者指出,台湾追求“民主独立”经历了如下步骤和过程:^⑥第一步,提出“台湾人”的概念,塑造“台湾民族”,为“民主独立”提供“主体话语”;第二步,树立一个“不民主”的“外来政权”,以之作为民主化的目标指向;第三步,用权利话语包装“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诉求,进而以“民主”为名颠覆“宪制”。通过颠覆“宪制”实现民主,成为台湾民主化的一大特色。

“台独”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台湾的本土化紧密相连。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曾出现过较热烈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社区运动。这些运动,起初都是以反对国民党官僚破坏环境的个别发展项目这一形式出现,运动的组织者多只关心单一议题。但这些反公害运动,体现出浓厚的爱乡、保乡意识,后来便慢慢与民进党等本土政治力量合流,成为台湾本土意识的一个泉源。^⑦“本土意识”后来逐渐异化和激化,并被民进党所利用,渐渐成为“台独”的一个理论基础和论述依据,“本土化”也成为“去中国化”的工具。

随着台湾民主的发展与岛内政局的演变,“台独”思潮与理论已然经历了很大的变迁。现阶段,“台独”俨然已经沦为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民进党对国民党口诛笔伐、以长保民进党执政地位的竞选工具。^⑧目前,“台独”发展呈现如下明显态势:

一是民进党上台后,“台独”成为台当局

巩固“政权”、整合内部势力的工具。作为“法理台独”的拥趸者,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为迎合“深绿”人士的需求,屡屡制造两岸交流的恶性事件,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和平发展。此外,台当局进一步拉拢美国、日本等国的“亲台”势力,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对抗中国大陆、挑战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即便如此,由于“台独”并非台湾的主流民意,且受制于两岸关系的现实,“激进台独”不具任何可能性,民进党也不敢公然宣称“法理台独”,但转而在“柔性台独”“文化台独”等手段行分裂国家之实。

二是激进青年组党参政,各类“独”派组织沉渣泛起,成为“台独”势力的重要社会基础和来源。^⑨特别是以“时代力量”为代表的“台独”新政党迅速发展,其支持基础主要来自年轻人,这是现阶段“台独”发展有别于传统“台独”的一大特点。原因在于,“时代力量”主张追求直接民主、扩大“公民参与”的空间、压缩政党政治运作的空间,在蓝绿政治恶斗持续数十年的台湾社会,这些主张和诉求策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⑩特别是对台湾年轻一代。这与“港独”组织的发展相近,“时代力量”也成为与“港独”勾连最为积极的“台独”组织。

尽管“台独”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和经营,在两岸政治中兴风作浪,在政治话语中抢占了“一席之地”。但据《联合报》2016年民调显示,台湾岛内希望尽快“独立”的仅有19%,^⑪台湾竞争力论坛2016年11月公布的民调显示,高达86%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⑫可见,“台独”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当局对塑造文化的指导功能不强,民进党的任何政策都无法引发“台独”成为

主流文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大陆日益发展壮大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台独”的边缘化趋势更为明显。

二、“港独”与“台独”的合流动向

近两年随着青年参政在香港的兴起,既是激进分子也是政治“素人”的港青迫切需要学习民主政治斗争及社会抗争经验,台湾在这些方面为其提供了借鉴。建团组党、街头运动、社会抗争、参政议政等成为“港独”与“台独”互动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议题。

“港独”与“台独”联动经历了一个历程,一开始以“港独”向“台独”“取经”为主要趋向;随着“港独”势力的发展,特别是激进本土议员进入香港立法会参政议政后,以及民进党的上台,港台两地的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出现加紧勾结的趋势。目前“两独”合流的主要动向如下:

一是在价值理念层面,两地“独派”势力沆瀣一气,试图构建“反共”“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共同体。港台两地的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在“反共”“反中”等分裂议题上联动密切,煽动民间“反大陆”的情绪;并试图借助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的“价值共享”,抱团取暖。2016年11月,被褫夺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港独”人士写信给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要求其干预香港事务,也有民进党“立委”提出建议,让台当局多关心香港事务,以增加台湾谈判的筹码。2017年6月,由黄国昌发起、台湾“时代力量”以及部分深绿的民进党“立委”共18人组织成立所谓的“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本土连线”,宣称要表达“台湾社会关注香港民主化”,促进民主经验交流等。^⑬港台两地的激进人士甚至参加海外各种激进论坛,与来自全球的“分离主义”组织“交流培训”,宣扬港台

“独立”的分裂主张,试图以此共同排斥、抵制内地(大陆)对两地的影响力。

二是在抗争方式层面,两地“独派”势力“行为互仿”,试图破坏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台独”势力在“反政府”、政治抗争方面的经验较香港丰富,于是香港的激进人士屡次从台湾“取经”,效仿“台独”的抗争模式。2014年非法“占中”期间,香港的“学联”“学民思潮”的核心成员就曾专程到台湾学习。在参政模式上,香港激进派也效仿“台独”势力的做法,在立法会上演撕票、拉布等各种闹剧,香港的激进本土议员甚至公然侮辱国家。“港独”组织的核心成员一直与“台独”势力保持联系,多次邀请“台独”人士到港演讲,等等。台湾激进人士亦通过专人定点、帮助培训香港的学运领袖。2017年,名为“香港等前途关注组”的“港独”组织,写信给台湾“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就所谓“香港人权”和所谓香港所受的“政治打压”等问题发表谬论,要求台湾“友党”对其进行支持与声援;还提出六点荒谬的对港台两地爱国力量的限制性措施。^⑭两地“独派”的勾连方式可谓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

三是在人员组成层面,两地“独派”势力均将年轻一代视为可争取的对象及开展分裂运动的主力军。港台两地面临的经济发展瓶颈和社会民生困境,更催生了两地年轻一代的焦躁情绪,集中体现为内地(大陆)崛起后引发两地发展的危机感、对内地(大陆)的不信任感及对内地(大陆)民众文化素养低下的反感,以此产生与内地(大陆)的隔膜不断扩大的现象。两地“独派”势力看到了两地年轻一代发展的这一苗头,于是将两地青少年特别是高校和中学学生视为重点动员、利用和培养的对象,以校园为活动阵地。两地青年激进势力的互动途径包括:网络交流、观摩学

习、所谓学术论坛交流等。其中,通过社交工具在网络上相互支持、相互呼应是当前港台两地激进青年互动的主要形式,这在两地街头“占领”运动中尤为凸显。两地校园成为“两独”合流的主要舞台,学术交流、学术论坛等则成为“两独”合流行径的“外包装”。

在可预见的未来,“港独”与“台独”合流的趋势仍会继续,两地激进势力与分裂势力的勾连互动及破坏行为仍会恶化。从香港方面看,林郑月娥上任后,“港独”活动有所收敛,但“港独”势力将目标重新转移到高校,仍不时掀起一些激进行事。从台湾方面看,蔡英文当局至今仍不承认“九二共识”,其施政深受深绿势力的影响,未来台方或许会通过民主议题干预香港事务,寻求时机制造议题,毒化香港的政治氛围。而且,美国等西方外部敌对势力并未放弃在香港进行“颜色革命”的意图,未来西方国家用于支持香港激进“本土”“港独”的资金、人才等很可能经过台湾进入香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更守紧“一国”的原则,使台湾方面无法利用香港来展现“两国”,也使香港不能随台湾滑向“港独”,这是关键。

三、“港独”与“台独”合流的主要原因

(一) 经济困境引发社会心理变化是造成“两独”合流的根本原因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港台两地的经济发展相比周围地区,增速较小,发展较为逊色,这加剧了两地原本存在的民生问题,如就业难、薪资低、房价太高、社会公正赤字等等,两地本来在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丧失,使得两地民众在情感上发生微妙变化:经济上不得不依赖内地(大陆),但政治体制上的自我优越感又使其不甘心就此依附于内地(大陆)。^⑤心理的优越感与现实的无力感交织导致民众不满当局施政,不满经济状况及发展

前景,也不满两地与内地(大陆)的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很多人便将社会运动视为发泄不满的出路。这种经济上的相似困境导致两地类似的社会心理变化是近几年两地社运频发及联动的原因。

(二) 两地青年相似的激进倾向为“两独”合流提供了社会力量

两地“独派”的新兴力量来自两地的年轻一代。两地青年以组党参政等形式,鼓吹民主政治,进行社会抗争和政治运动。而两地青年普遍缺乏国家和民族观念。从台湾来看,在长达20多年“去中国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在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台湾的经济与社会被资本垄断、失业率高、薪资低的结构困境,以及两岸长期分离的现实环境,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倾向:一是青年一代的“天然独”倾向日益发展;二是对政党认同不断在弱化,自主参政的意识不断在增强;三是追寻“后发展主义”价值观,即不患寡而患不均。而香港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和政治参与上也有相似的情况,参政热情和自主性明显提升,关注的议题更具社会化和多元化,形式则更为激进和非理性。两地青年的这些共同特征为两地“独派”势力所利用,极易被动员加入激进组织。

(三) 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助长了“两独”合流的趋势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两独”的暗中支持和扶助助长了“港独”与“台独”的合流和嚣张气焰。美国将香港高校作为主要的渗透对象之一,试图将香港高校打造为“反中乱港”的大本营。自1995年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和“国际民主研究院(NDI)”以非政府组织名义共投入3000多万港元,在香港高校启动多个青年项目,资助香港高校从事民主运动。^⑥由钟庭耀主理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多次被揭发收取外国资金,扭曲民

意,这种民调的可信度不得而知。^⑦又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美国中心”不仅垄断了香港8所大学的通识教材,而且成为反对派和激进学生抗争培训的基地。^⑧美国有心在香港开展“颜色革命”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其对香港事务的插手及对“港独”势力的支持,为“港独”势力的扩张提供了外部资源,也制造了一种错觉——让“港独”势力误以为他们在国际社会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的。

(四) 殖民统治的后遗症是促成“两独”合流的历史根源

港台两地都曾经受过殖民统治,且两地被殖民统治所留下来的历史遗毒均未被根除。日据时期,日本极力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并培养一大批所谓亲日“皇民”,这成为滋生“台独”的社会土壤。香港在回归以后,也未能及时彻底消除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仍有不少港人“迷恋”、甚至“推崇”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殖民政府在两地进行的“去中国化”教育及西方价值观在两地的传播更助长了两地分裂势力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两地在“反共”、抗拒内地(大陆)等意识形态上找到了“共鸣”。这也是“两独”勾连互动的根源之一。

四、“港独”与“台独”合流的影响

“港独”与“台独”合流对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一国两制”在港实践、港台两地社会秩序与民众福祉均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总的来看,“两独”合流对香港的危害甚于对台湾的影响。

首先,从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层面看,“两独”合流破坏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其勾结外部势力的行径更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

一直以来,“台独”势力严重危害着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而“新兴”的“港独”则

严重破坏了国家利益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两股谋求分裂的势力同流合污,影响恶劣:其一,两地分离势力企图构建“反国家”“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特别是两地分裂势力收拢了一波年轻人,分裂国家的理念在青年之间传播,对未来国家统一事业的危害更为严峻。其二,两地的分裂势力为了扩展“生存空间”,往往试图寻求西方国家在声势上与物质上的支援,企图将中国内部事务国际化。海外一些对中国别有所图的敌对势力更是借机插手、干扰港台事务,通过对两地分裂势力进行资金支持和理念声援,为其提供海外活动渠道和平台,制造于我不利的话题,破坏中国的国家形象。两地分裂势力的行径给了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提供了一个所谓的“突破口”。特别是目前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否定“两岸同属一中”的基本事实和原则;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利用台湾这一“基地”对香港进行“颜色革命”,这加大了“两独”合流的可能性和危害性。

其次,从两地关系和社会治理的层面看,“两独”合流制造了两地交流与互动的负面障碍,加大了两地的治理难度。

“两独”合流现象反映出两地在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发展与交织下,社会治理环境日趋恶化。两地社会管治中出现的贫富分化严峻、青年就业困难等民生问题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社会土壤;而社会政治化、政治两极化、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当局执政困境等种种现象为激进主义提供了社会背景。民粹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交织给两地的社会治理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境下,两地“独派”的勾结无疑会进一步助长“港独”“台独”的嚣张气焰,让港台两地继续陷入政治困境,破坏社会稳定,影响两地民间的正常往来及两地关系的正常发展。从两地的施政来看,两地激进青年

的参政,一方面开始改变固化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两地政治力量的不稳定。香港激进派在立法会上的行径,则可能造成小议题放大、大议题缩小、轻重缓急失衡的社会治理困境。

再次,从台湾方面看,“两独”合流为民进党、特别是深绿人士插手香港事务、对抗大陆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议题和空间。

民进党屡次企图借助“民主”“选举”“人权”等议题干预香港事务,丑化中国大陆的治港实践,破坏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观感。特别是借机丑化“一国两制”,强调其无法适用于台湾的“民主体制”。台湾“陆委会”强调台港情况完全不同,称“大陆所设置的政治前提均为地方化、矮化台湾的企图”。^⑩但香港回归以来保持繁荣稳定发展的现实表明,“一国两制”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虽然实践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难题和挑战,重点是从整体上看,香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是在向前进步的。其实,对台湾社会而言,“台独”与“港独”一样,不仅从法理和实践上都不可行,而且已经给民众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台独”思潮的泛起及其引起的社会内斗,严重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而如今民进党仍迷途不归,拒不放弃“台独”主张和立场,导致两岸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和僵局,进一步恶化了台湾的发展环境。“台独”势力对“港独”的支持,更加深了两岸之间的隔阂。

最后,从香港方面看,“两独”合流对香港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在港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两独”合流的联动效应对香港的破坏较对台湾的影响大,最直接的表现有两方面:一是对香港政治生态产生负面效益。在“港独”对“台独”亦步亦趋式的刻意模仿下,香港

政治生态日趋“台湾化”,似乎有“昨日台湾、今日香港”的趋势。“占领潮”与“素人政治”成为香港政治潜在的表现形式。占领潮催生反党反政府反国家的新意识与新势力;素人引领占领潮,占领又催生政治素人,^⑪两者均给香港的政治生态制造了更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对香港年轻一代的理念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香港青年逐渐表现出把自由、民主置于法治之上的倾向,直接冲击了香港的法治传统和核心价值。二是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构成危害和挑战。“两独”合流严重损害了内地和香港的关系,制造了更多矛盾,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和混乱,导致香港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现实已经表明,“两独”合流给香港社会造成极大的撕裂和伤害,破坏了香港向来良好的营商环境,给特区施政平添了许多困难,给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制造了更多矛盾,也破坏了国际社会对香港发展的信心。

五、结语

目前来看,“港独”与“台独”的发展阶段和目标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分离主义,这两股力量的合流无疑会危害国家利益和港台两地人民的福祉。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国家必须采取明确遏制的态度,运用法制和政治等手段给予严厉遏制和打击。此外,采取有效手段进一步培育港台两地青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势在必行。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港台之间未来的发展,能够改善的空间其实是相对有限的。经济往来是推动两地关系发展的正面领域,而大陆(内地)的“一带一路”则为两地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和平台。台湾可通过与香港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融资,通过参与国家大型项目完成区域经济整合、解决两地自身经济发展瓶颈,以共同发展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这才是两地民众的福祉所在。

注 释:

① 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人民网，2017年3月17日，<http://sh.people.com.cn/n2/2017/0317/c138654-29868849.html>。

② 其中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2011年香港“七一游行”出现港英“龙狮旗”；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2013年激进反对派冲击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军营事件；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5年标榜“港独”的政党团体“香港独立党”“香港民族党”等陆续宣告成立；2016年的“旺角暴乱”；2017年本土激进议员在立法会议会宣誓中出现“港独”和“辱华”言论，等等。

③ 王理万 《“港独”思潮的演化趋势与法理应对》，北京《港澳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25页。

④ 《卢文端：不容港独参选立会的深度解读》，香港：中评网，2016年7月20日，<http://www.cmnt.com/doc/1043/1/7/4/104317443.html?coluid=5&kindid=24&docid=104317443>。

⑤ 陆秀青 《香港拨乱反正的博弈》，香港《广角镜》，2017年9月16日-10月15日，第540期。

⑥ 可参见陈佳宏 《“台湾独立”运动史》，台湾：玉山社，2006年版；祝捷 《“民主独立”的台湾故事与香港前路》，《港澳研究》2015年第2期，第29-38页。

⑦ 孔诤烽 《从维港发现玉山——港、台本土意识的共振》，载于本土论述编辑委员会/新力量网络编 《本土论述2010：香港新阶级斗争》，台北市：漫游者文化出版2011年版，第47-56页。

⑧ 袁弥昌 《笔阵：丢掉幻想，力争朝夕》，原文载于《明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2548651831830597&wfr=spider&for=pc>。

⑨ 关于“台独”组织的新发展可参见陈先才：《当前岛内“独”派组织发展状况分析》，《台湾研究》2018年第3期，第26-33页。

⑩ 陈先才 《民进党重返执政后“台独”势力最新发展态势分析》，《台湾研究》2017年第3期，第13-22页。

⑪ 《联合报民调73%自认为是“台湾人”，46%

要永远维持现状》，联合新闻网，2016年3月14日。

⑫ 《2016下半年台湾民众“国族认同”调查记者会新闻稿》，台湾竞争力论坛，2016年11月4日。

⑬ 《“港独”致信台“立法院”提疯狂要求：禁止香港爱国人士来台，把岛内统派抓起来！》，北京：环球网，2017年8月21日，<https://m.huanqiu.com/r/MV8wXzExMTU2NTkwXzEyNjJfMTUwMzI5OTY0MA==>。

⑭ 六点限制性包括：希望台当局拒绝所有“爱护香港力量”以及“香港青年关爱协会”人士入境台湾；将“中华爱国同心会”及“中华统一促进党”宣告为“非法组织”，并将所有相关人士逮捕；拒绝香港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及经民联（香港主要建制派政党）的成员，或其他相关人士“入籍”台湾的申请，除非其3年前已经断绝相关联系等等，参见《“港独”疯了！要求台湾把统派人士抓起来！》，环球网：<http://w.huanqiu.com/r/MV8wXzExMTU3NDMxXzE5NDJfMTUwMzI5OTY0MA==>。

⑮ 郑英琴 《浅析两岸关系下港台关系的“双向”发展及其前景》，北京《台湾研究》，2017年第3期，第31-37页。

⑯ 《美国防部顾问承认美介入“占中”巨资助推民主》，香港：大公网，2016年10月25日，<http://news.takungpao.com/hkol/topnews/2016-10/3383960.html>。

⑰ 陶树 《港大民调扭曲民意》，香港《广角镜》，2017年9月16日-10月15日，第540期。

⑱ 《港美中心疑在港搞“颜色革命”》，香港：《文汇报》，2014年9月24日，第A02版。

⑲ 《坚决粉碎“台独”和蒋遗民谋求“实质存在”的企图》，北京：华夏经纬网，2017年7月7日，<http://www.huaxia.com/thpl/wyys/5387363.html>。

⑳ 《束沐：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进入躁动期》，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2016年8月26日 <http://3g.cmnt.com/doc/1043/6/2/0/104362081.html?coluid=93&kindid=17211&docid=104362081&mdate=0826010719>。

(责任编辑：潘林峰)